

七修類藁

13
386
11

十一



門和
號 386
卷 11

七修類藁卷三十六

明仁和郎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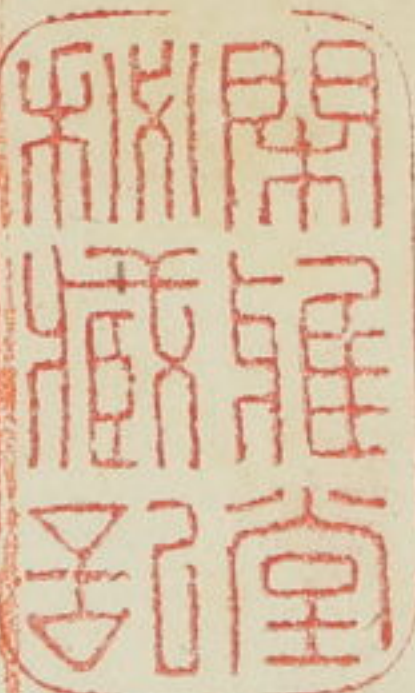


詩文類

岳廟

宋岳武穆王祠天下有五在鄂者乃王開國之地在
杭者王墓之地在湯陰者父母之鄉贛者立功之地
而朱仙鎮者功之極而憤之所不能忘皆著祀典報
王亦宜今其錄乃吾友汪仲蘇子卿所編心亦勞矣
近為當道所刻惜去其詩文將半予有一跋亦在逐

東坡先生
學核圖



湯
57
11

中今并贅於此嘗考王少狂飲帝戒而遂絕較之終
曹瞞而不談兵者一忠一奸薰蕕判也王刻像行溫
清禮平居布素死之日無餘貲其與絕裾窮奢者何
如好色人情也故至死弗克斷虞姬王能却交驩之
名姝勇殊過之死後有武昌老嫗之哭足可比方孔
明也夫爲將而具五善足矣王之行聖人之道大賢
以上事也豈特忠哉列古名將有餘論矣寃蓋非一
日也

芙蓉詩

予名生員不出應試有年矣嘉靖甲申將遊南都有
事於學宮適值葉教諭相新至召而言曰汝能作詩
則行否則當受吾教不許也遂指亭前芙蓉爲題予
書一絕呈之名花不鬪艷陽粧自向儒宮醉晚陽莫
道秋容顏色淡野梅凌雪有天香葉知有爲故意復
曰我欲題折枝者予不得已憤而口占天香國色美
丰姿祇是西風颭墜枝今日悲秋人見汝有何奇句
動吾師葉笑而放之逾二年乃于素題芙蓉扇面偶
感前事書曰莫向芙蓉怨不平風塵從古困儒生當

年錯怪淮陰少自是王孫未有名他日乃父見之謂
予曰汝尚記憶前事耶予曰非也亦偶然耳因出酒
命酌痛飲而罷

壽詩

杭劉菊莊泰成化癸巳六月適當六十同時詩人皆
以詩祝今併錄之於左以俟後人觀覽庶知一時人
物之文學也自壽云落落乾坤六十翁蒼顏寧復舊
時紅蒐羅經史有餘力補報君親無寸功舌在未應
鳩計拙眼高渾覺馬羣空藕花池檻新涼好且對妻

孥試碧倚友人甬東徐叔勉恕以詩祝云隱君志高
尚今代巢與由種菊滿籬下嘯傲天地秋一壺時復
醉此外非所求雙鬢颯已白偃指甲子周大塊假以
文慨然法前修君壽不可量浩浩滄海流但固金石
操毋爲身後憂勾章沃昌言昌云玄圃千年桃已熟
搖搖珠樹濃陰綠紫綃旖旎散晴雲翠館參差咽寒
玉芙蓉畫屏清晝長博山初試麒麟香一聲白鶴南
飛翔追逐神仙爭韻頰東道主人茂陵客金縷瓊觴
薦瑤席碧闌十二藕風涼歲歲酣歌樂無極天台謝

仲昭昭云火龍呵雲成五色輕綃剪出秋蟬翼涼颼
蕩暑天沉沉南極回光射東壁菊莊老人詩中豪飄
飄不是紅塵客燃藜久羨劉更生博學遠過揚執戟
瑤池昨夜來青禽慙勤爲報羣仙臨紅麟壁脯玉絲
脆紫檀蕪火金爐深薰絃不彈供奉曲橫笛交奏雙
龍音烏痴兔嬾日月緩定應爲子雷光陰江陰下華
伯榮云碧空無雲見秋毫壽星光與文星高菊莊行
年今六十胸蟠萬卷一布袍門生如雲上堂賀烏程
遠致玉兔醪碧筒倒注若吞海薦以雪藕兼冰桃後

五百歲摩金狄世同蘓子誰同曹天光老眼不錯視
長生特地畱詩豪濟南陶希文元素云六十方稱壽
神完氣亦完少陵詩價重太白酒觴寬紫曳藤杖杖
班裁筍籜冠願君爲砥柱學海障狂瀾吳興張子靜
淵云春秋六十老斯文名重東南獨出羣照夜青藜
天使下延年丹藥地仙分才高鸚鵡鋒難敵臉暈桃
花酒易醺願作湖山風月主一巾白髮任紛紛郡人
張天錫錫云德化于今詩亦化收拾聲名老林下盃
邀明月豈爲賓天與清風豈須價莊前種滿南陽菊

飲泉採花亦自足人間蕙苴假明珠真有金錢萬萬
斛一週花甲等閑過滄桑幾閱人海波耳順何須更
加洗倚欄閒聽濯纓歌沈惟遠寧云花甲循環喜一
週竭來海屋又添籌半生曠達陶元亮八句風流秦
少游香裊碧雲浮綺席酒搖紅浪溢金甌願祈壽算
岡陵固與子湖山共倡酬莫仲璵璠云銀瓶滿貯洞
庭春數爲先生慶六旬壽域天開週甲子文章夜現
燭星辰清新珠玉今詩伯瀟灑衣冠古逸民昭代由
來重儒術白頭行看載蒲輪馬廷簡迪云日如巖電

貌如童獨步詞壇氣尙雄聖俞宣尼方耳順賢希伯
王已心融青藜燈下書頻校黃菊樽前酒不空天意
未容夫子老要傳詩法擅江東劉邦彥英云大隱居
城市聲光不可韜英靈鍾間氣論議邁時髦詩得陰
何細騷兼屈宋豪百編同雅健一字重華褒妙趣江
山耿狂歌鬼魅逃霜空飛俊鶻塵匣出豪曹音古薰
絃奏才長雪鬢纒尋僧未入社對客嬾題糕訪古登
雲嶠隄人隔海濤乾坤容傲睨風月屬遊遨夜閣青
熬火秋園白苧袍襟期時自負志節老彌操短屐閒

招鶴長竿欲釣鰲不知雙鬢改祗爲寸心勞有子能
臨帖無官豈夢刀菊莊聊寄寓花甲忽週遭廣額非
凡相長眉是壽毫安期初餽棗方朔預偷桃正好傳
浪玉母煩論伐毛人材何落落歲月自滔滔樂矣居
清世陶然付濁醪斯文端有相南極一星高陸士稱
昂云秀鍾靈氣應長庚白髮卿賢獨老成驚世才名
蓮並瑞出塵丰度鶴同清重煩海客分桃實幾約山
翁泛菊英華誕喜聞週甲子頌歌叨厠魯諸生陸有
私抄詩話一冊載壽詩尙多也

水上打一棒

正統間處州葉宗劉謀逆杭黥民兵有生員之父亦
在黥中其子往訴於府府主不爲之理拂衣而出自
言水上打一棒蓋以俗云空無用也府主聞其言而
不知其情祇以惡語嘲之卽喚轉詢焉生員直告其
故遂曰汝能賦此當免其役耳因口占曰丈七琅玕
杖碧流一聲驚破楚天秋千條素練開還合萬顆明
珠散復收鷗鷺盡飛紅蓼岸鴛鴦齊起白蘋洲想應
此處無魚釣起網收綸別下鈎守遂除之

伯厚不知詩

宋韓持國咏雪詩云衣上六花飛不好畝間盈尺是
吾心何由更得齊民暖恨不偏於宿麥深宋王伯厚
以爲雪詩無出其右子以此真村學究之詩也俗云
宋頭巾耳而王伯厚不知詩亦可知矣此但取其有
愛國愛民之意豈詩也哉又伯厚取朱新仲咏昭君
詩於困學紀聞中云當時夫死若求歸凜然義動單
于府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花心糞土噫此伯厚
亦不善論而取之也使昭君知此不待其單于死而

請也亦不必其請而自盡矣

廬山高明如曲

石林詩話云歐陽棐求章子厚書乃翁廬山高明如
曲藏於家以公平日自喜此三詩也嘗被酒語棐曰
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白能之明如曲後篇
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能之前篇則子美亦不能也
及觀名臣言行錄又云公謂人曰廬山高惟韓愈可
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李白不可
及杜甫可及其與石林所記不同子論廬山高全似

太白前引類杜後引類韓當以石林所記爲是但歐
公自不當謂前引則子美亦不能此或棊乃過美乃
翁之辭抑夢得誤紀之耶若名臣錄所紀廬山高豈
似韓耶二引既不擬李又雜太白之名何也此必其
傳聞也

吳賈相報祭文

吳潛號履齋宋理宗朝相也賈似道入相令言官劾
吳安置循州又令循守劉宗申毒死履齋似道後亦
貶循州宰執陳宜中等咸欲置賈於死令鄭虎臣押

送至漳之木綿菴而爲虎臣鎚死之漳守趙介如乃
賈之門人時爲祭殮文曰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
死閩死於虎臣天乎人乎莫得而詢有餘不盡之意
至矣至矣然二事之詳見山房隨筆武林紀事但隨
筆祭文缺後二句而宋史以吳爲預知風雷作而死
亦非也蓋吳作辭世詩時空中偶然雷震耳

義鳥

聞見錄載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於隴山愛而食之
甚勤偶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

已不堪鸚鵡遭閉累年奈何商遂感而放之後商同
輩有過隴山者鸚鵡必於林間曰郎無恙幸寄聲幸
寄聲又金時安撫使田琢少從軍塞外居有雙燕爲
巢土人欲捕之田曲全護一日飛止坐隅都無驚畏
巧語移時不去田思明日秋社燕當歸矣此殆爲留
別言耶因作詩贈云幾年塞外歷崎危誰謂烏衣亦
此飛朝向蘆陂知有爲暮投第舍重相依君憐我處
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
去我何歸遂細書爲螭丸繫共足後八年田爲潞州

判官此燕飛鳴公廨來止硯屏田諦視卽前燕也螭
丸尙在遂畫圖作序一時名人皆有詩賦嗚呼禽鳥
微物一加愛養遂致不捨士之負義背恩曾二鳥之
不如昔人歎古道益遠交情隔朝歡暮怨雲遷移子
亦感而筆之也

巴西

山谷懷荆公再次西太乙宮韻之詩第二首云啜羹
不如放麕樂羊終愧巴西欲問老翁歸處帝鄉無路
雲迷任天社解山谷之意謂惠卿之忍正如樂羊荆

公之過與西巴同又言末句神宗崩公亦薨從其在
天非讒邪所能間予觀山谷所和四詩皆指荆公不
若東坡之和之妙也此首以惠卿比樂羊固可而以
秦西巴擬荆公恐為不當荆公直刻拗耳豈仁也哉
任復謂讒邪不能間亦益山谷不善之意山谷或止
以帝鄉之路雲亦不迷也藝苑雌黃又為山谷解倒
用西巴引退之差參瓏玲為証予意虛字倒用尙可
理推至於人名恐未穩也山谷此詩只是有病

詩句重用

唐人許渾常將已詩重用此雖一病夫豈不能再作
固欲如是耶第可意句遂不復改耳但有可用不可
用處自當慎之也今錄出數聯以明之庶便檢閱亦
足使人易知也如京口寄友人用一樽酒盡青山暮
千里書回碧樹秋為頸聯矣至郊園秋日寄洛中故
人復用二句為領聯皆寄人者也又如呈郭少府巡
澗有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漢水傷稼
亦用此二句皆因水也此則可以同用至於送僧歸
桂州靈巖寺云楚客送僧歸桂陽海門帆勢極瀟湘

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春思長他日和浙西從
事劉三復送僧南歸亦用此四句但以桂陽易故鄉
二字予以浙西復南去恐不可用瀟湘耶至以蜂蜜
對麝香訪戴對依劉處極多似亦不切若王灣江南
意二聯俱同但易首尾此卽其可意句而不復改也

因詩得偶

國初王旬字子宣作宮詞有云南風吹斷採蓮歌夜
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
仁和解元俞友仁見而悅曰此其得意句遂以妹妻
之此與宋趙德麟二十八字詩句事意俱同也

俞徐辭薦

富陽俞膺字古章肥遯邱園名聞湖海宦遊於浙者
必得其文爲美正統間藩臬諸公先後封章薦舉不
起吳和州亦嘗薦之先生以詩辭云青雲有路念綈
袍迢遞和州薦剡勞下乘難追千里馬虛名恐誤九
方臯稽康自信趨時懶少室誰云索價高總使陽和
動鄒律秋風雙鬢已蕭騷又同時寧波徐恕字勉仁
亦以文鳴不膺國召後家吾杭有藝說譬喻爲學甚

一仙卷三十一
悉今忘之也予嘗謂俞詩徐文近亦有之而人品或無二子也故當時有富陽俞甬東徐翩翩文彩雙明珠之譽予故表而出之

魏趙老態詩

魏驥浙江紹興蕭山人正統初爲司訓臞然若不勝衣者一日會酒友家座有柳莊先生因相曰公異日必至極品衆皆掩口自亦以袁諷之也後因教導有功漸陞至少卿直抵吏部尙書然質直而好吟不以工拙爲計老態一詩至今傳之人口以其鄙而謔也

詩云漸覺年來老病磨兩肩酸痛脊梁陀耳聾眼暗牙根蛙腿軟腰疼鼻淚多臙毒頭瘋時又舉痔瘡疝氣不能和更兼酒積微微發三歲孩童長若何予嘗又聞趙松雪老態一詩則視此超出九天矣然亦不見集中今錄出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髯扶衰每藉過肩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慼淚常淹移床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非身處老境不能言之如此真切悲夫

燕子樓

燕子樓盼盼之事人皆知也。而燕子樓集人未券也。知其集者，或未見其詩也。見其詩者，或未知盼盼之終。故予少見陳彥升詩之起結云：僕射新阡狐兔遊，侍兒猶在水邊頭。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殘花一夜休。不知何謂水邊與樂天之意。今始知樓在徐州西北水滸，至今猶有迹焉。盼盼念建封而不下樓者十年。樂天贈詩曰：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盼盼讀之悲泣曰：自公薨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以我公重色有

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盼盼得詩後，怏怏旬日不食而卒。臨終但云：兒童不識沖天物，謾把青泥汙雪毫。方知陳結之意。盼盼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人思悄然。自埋劒履歌塵散，紅袖香消一十年。皆如此類。予嘗過其地，見燕飛鳴有感，賦詩曰：燕子樓前燕子飛，舊巢還在主人

非樓中盼盼樓前燕肯向他人樓上居盼不獨鍾情
意氣且知義理可謂妓妾中傑出者姓關或曰許

袁柳莊

柳莊袁珙字廷玉元菊村先生士元之子自幼勵精
儒業九流百氏之書靡不涉究嘗遊歷湖海間遇異
僧別古崖於補陀洛伽山一見而奇之因授以相人
之術期珙必以術顯珙自是決人貴賤壽夭禍福休
咎如指諸掌凡求相者聽其語言觀其形象然後斷
以吉凶雖達貴人遇之不以禮則拂袖而去太宗在

潛邸遣使召見珙凝神佇思稽首而言曰殿下龍形
鳳姿天廣地濶日麗中天重瞳龍鬣二肘若肉印之
狀實蒼生真主也辭還賜資殊厚越三年上誕膺天
錄萬幾之暇因感珙言之驗驛召至京拜太常寺丞
遇以特禮已而得請展省先塋壽七十六以疾卒姚
少師廣孝嘗贈詩云岸幘風流閃電眸相形何似相
心優凌烟閣上丹青裡未必人人盡虎頭此詩正似
荀子所謂相形不如論心之義此亦未必無爲也

句意

有如此江蓋言如此江水流而不返也將無同謂不同也將是乃晉人發語也如淵明詩將非遐齡具是矣

七修類藁卷三十六終

七修類藁卷三十七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楊眉菴

國初吳下詩人稱高楊張徐楊名基字孟載眉菴號也家吳縣天平山南幼穎悟絕人弱冠工文詞名動公卿會稽楊廉夫相見戲以所號鈇笛爲題使其賦歌對曰不惟能歌尤且切效老鍊體翌日誠似廉夫不覺自失曰吾意詩徑荒矣今老鍊當讓子一頭地

故當時有老楊小楊之稱此事舊聞於人未見其歌
其集亦少也今獲抄本錄歌以識歌曰鐵崖道人吹
鐵笛宮徵含嚼太古音一聲吹破混沌竅一聲吹破
天地心一聲吹開虎豹關彤庭跪獻丹宸箴問君何
以得此曲妙諧律呂可以召陽而呼陰都將春秋一
百四十二年筆削手譜成透天之竅價重雙南金掉
頭玉署不肯入直入弁峯絕頂俯瞰東溟深王綱正
統著高論唾彼傳癖兼書淫時人不識我不厭會有
使者徵球琳具區下浸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浪洞庭

上立七十二朶之青瑤岑莫邪老鐵作龍吼丹山鳳
舞江蛟吟勗哉宗彥吾所欽赤泉之盟猶可尋更吹
一聲振我清白祖大鳴盛世載賡阜財解慍南風琴

鐵崖註春秋一本名透天關

孫侍兒

孫侍兒花將軍婢也將軍名雲懷遠人也貌黑而驍
勇絕人癸巳謁太祖于濠每單騎前行所至輒克嘗
遇盜數百獨戰三日皆擒殺之庚子守太平偽漢陳
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

迎戰三日城中乏食而陷賊縛雲急雲奮身大呼縛
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
不趨降賊怒碎雲首縛于舟檣眾射之雲至死罵賊
不少變雲妻郃氏雲與僞漢戰時子燁方三歲郃氏
會家人泣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必不獨生然不
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郃聞雲就擒
遂赴水死侍兒孫氏痊郃尸抱兒走爲僞漢軍所獲
軍中惡小兒啼孫至九江恐見遇害以簪珥屬漁家
媪育之是年冬王師伐僞漢漢敗孫脫身至漁家視

見在淵漁人出竊負以走宿陶穴中明日出江潯僦
舟以渡遇漢潰軍還爭舟掉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
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浮至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
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
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之偕行明年辛丑二月達
上所上聞雲兒卽呼入見孫氏泣抱兒拜上上亦泣
寘兒於膝曰此花雲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已
不見追之無所得衆咸以爲神後乃授水軍左衛指
揮僉事洪武七年偕孫氏至太平奉母郃氏夫人骸

歸乃束草像父加以衣冠合葬于上元縣南五十里
水橋太史宋景濂爲其誌閣老李西涯作樂府以美
花公子意公固忠且勇矣使無侍兒則花氏絕而一
門忠義節孝亦泯沒矣因爲長短句以美侍兒以贅
於樂府之後因併錄之花將軍身長八尺勇絕倫從
龍渡江江水渾提劍躍馬走平陸敵兵不敢逼主將
不敢嗔殺人如麻滿川谷徧體無一鎗刀痕太平城
中三千人楚賊十萬勢欲吞將軍怒呼縛盡絕罵賊
如狗狗不猿橋頭萬箭集如蝟將軍願死不願生作

他人臣部夫人赴水死有妻不辱將軍門將軍侍婢
身姓孫收屍葬母抱兒走爲賊俘虜隨風塵寄兒漁
家屬漁姥死生已分歸蒼旻賊平身歸竊見去夜宿
陶穴如生墳亂兵爭舟不得渡墮水不死如有神浮
槎爲舟蓮爲食空中老父能知津孫來抱兒達行在
哭聲上徹天能聞手摩膝置泣復嘆雲汝不死猶兒
存兒年十五官萬戶九原再拜君王恩忠臣節婦古
稀有嬰杵尙是男兒身英靈在世竟不朽下可爲河
嶽上可爲星辰君不見金華文章石室史嗟我欲賦

豈有筆力回千鈞長短句云孫侍兒花雲婢一朝城
陷主人沒忍死流離全雲嗣全雲嗣鬼神呵護登天
陛襲主之爵顯主志血食太平千萬世嗟吁無侍兒
花之忠郤之節亂離之際幾人自誰言丈夫意氣輕
婢妾其事詳見功臣錄但錄中乙未克除誌爲甲午
當從誌也

猿坐

石林燕語曰猿坐不知始於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
不知子美已有詩贈鄭廣文云才名三十年坐客寒
無毡則煖坐唐已有之安知不施於輿馬也

咏物詩

咏物之詩即古賦物之體之變也如荀子蠶賦箴賦
之類說者以爲起於唐末如雍陶鷺鷥鄭谷鷓鴣殊
不知元白已前蓋已有之如子美咏黑白二鷹之類
是矣宋元以下作者多矣然其親切有蘊者亦足比
方前人格律雖昇亦詩之一種也謹錄明人之詩數
首於左以啓好事者蘇平繡鞋云幾日深閨繡得成
看來便覺可人情半灣羅襪凌波小兩瓣金蓮落地

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掃花偶濕蒼
苔露曬向窻前趁晚晴豆腐云傳得淮南術最佳皮
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
瓦缶浸來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箇中滋味誰知
得多在僧家與道家胡斗南雙孔笛云混沌難分濁
與清鑿開空翠太分明有聲本自無聲出二氣還從
一氣生碧海夜寒龍並語瑤臺月白鳳諧鳴依稀黃
鶴樓中聽吹落梅花雪滿城萍云重重疊疊砌魚鱗
根帶渾無半寸深偏爲太陽遮水面可容明月印波

心千層浪打依然聚幾陣風吹不肯沉多少錦鱗藏
葉底教人無計下鈎尋楊基新柳云濃如烟草淡如
金濯濯姿容裊裊陰漸軟已無憔悴色未長先有別
離心風來東面知春淺月到梢頭覺夜深惆悵隋宮
千萬樹淡烟疎雨正沉沉春水云溶溶漾漾欲平橋
知是巴山雪盡消紅雨落花來滾滾綠烟芳草去迢
迢沅湘已沒鷗邊渡溢浦新添鷺外潮向晚漁郎走
相報大家齊上木蘭橈戴九靈插秋婦云青袂蒙頭
作野粧輕移蓮步水雲鄉裙翻蛺蝶隨風舞手學蜻

一何詩卷三十一
燮點水忙緊束暖烟青滿地細分春雨綠成行村歌
欲和聲難調羞殺揚鞭馬上郎夏元吉人影云不言
不語過平生步步相隨似有情長向燈前同靜坐每
於月下共閒行昨朝離去天將暝今日歸來雨又晴
最是行藏堪愛處顯身須要待時明沈彥博織手云
曾見花梢揀俏枝宛如春筍露參差金釵欲潤輕扶
鬢寶鑑重臨淡掃眉雙送鞦韆扶索處半揎羅袖賭
闌時香腮悶托聞嘶馬忙揭朱簾認阿誰朱靜菴梅
花燈籠云管管織出巧玲瓏朶朶分明敝化工薄暮

高挑照歸路滿街疎影月朦朧丁文煥釘靴云行過
落花香嚙齒步回芳草軟埋頭惜忘其全首

金山詩

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
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薰薰
又萬古江心寺金山名曰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
塵櫓過妨僧定濤驚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
人二詩乃唐人張佑孫魴者也皆號絕唱而青瑣集
尚以雖爲警聯亦可移於南康之落星永嘉之江心

子則以爲首起既以言出金山就可移彼此謂無過中尋有過亦刻矣但孫詩似誇則不當也若以濤驚濺佛身言山不應如此之低此痴人前又不可說夢第同時李翱亦有詩而後四句全同孫句不知當時何意向之若是李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倒影鐘磬隔霧塵過櫓妨僧夢驚湍濺佛身誰言題韻處流響更無人此則可笑而人反不知而未譏也又聞本朝莆田黃謙自來未聞有次張詩之韻者彼獨和之且又不及此尤可笑若宋梅聖俞之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吳登之花木江心地樓臺水面山亦可謂警句

理公巖碑

周伯琦元之饒人工真草篆隸而篆尤精也元人無出其右世行其六書正譌說文字原至王十六年嘗爲吾浙叅知政事杭志失收元史作十七年訛也尋除江浙行省左丞然以十七年招諭張士誠爲其畱用未拜後士誠爲武寧王縛見太祖伯琦逮繫於後太祖問誰也對曰元江浙行省叅政周某蘇志作饒介之非

帝曰元君寄汝一方重任乃資賊亂耶遂與僞吳司
徒呂伯昇同棄市剪勝舊聞又云醉以三日酬其功
而殺之元史又謂回鄱陽尋卒恐皆非也夫既爲張
用之久張敗可以逃耶又何有功於國朝耶昨與中
書葉中夫遊於飛來峯之陰偶得其篆記一篇攀蘿
附木剔洗而錄之遂知飛峯石像之所出亦可補杭
志之所缺也嗚呼自元季至今殆二百年矣一旦顯
世亦數也哉且筆法之妙爲周之最意予既知則揚
者衆也今已少剝或至損裂則公之書又沒於世因

記其事并錄其文於藁文曰理公巖晉高僧慧理師
嘗燕寂焉在錢塘虎林山天竺招提之東南玲瓏幽
邃竹樹岑蔚至正九年上人慧苴來居觀堂起廢緝
敝爰開是岳窈窕繚複霽如堂皇雲湧雪積發泄靈
蘊後七年左丞綏寧楊公之弟元帥伯顏清暇遊憇
挾奇樂靜捐金庀工載鑿巖石刻十佛并補陀大士
像金碧炳赫恍躋西土冀徼福惠壽我重親利我軍
旅冰釋氛沴永奠方嶽巖之異勝誕增於昔爲虎林
之奇觀寔苴公軌行精懇有以致之居毗號曰菩薩

蓋非誇益天竹和尙允若師臘以八十與苴同志徵
文示久乃篆諸石浙省叅知政事番陽周伯琦伯溫
記并書

薛暨

唐伎薛濤字洪度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
指并梧示之曰庭除一梧桐聳榦入雲中令濤續之
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
韋皇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元末建安暨氏
女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云多情樵牧頻簪髻無主

蜂鶯任宿房識者知後不潔此卽濤父愀然之事後
皆果然豈非詩言志而心之聲也歟然濤非暨比也
故元微之有詩贈云錦江膩滑峨眉秀幻出文君與
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
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
發五雲高以此則唐人重濤之才可知矣有洪度集
一卷行世

布袋佛

五代僧貫休畫彌勒佛而宋坦坦居士贊曰卽此布

袋非此布袋不屬聖凡不立行解凡騰騰處處在
在拄杖挑來賜與君天上人間更無外岳珂七歲亦
有贊曰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二
贊較之岳誠神童之言而坦坦者就本宗之道而云
也至聞太祖私遊一寺亦見有題其詩曰大千世界
活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
子也何妨因盡誅僧噫此固借以喻當時之政之嚴
太露圭角宜其受禍苟以前之岳贊之意而微諷之
又何不可

詩句關樂

古人經文一字不苟下如鼓瑟吹笙不是說鼓瑟又
吹笙也蓋瑟之一音古今以爲難和必吹笙以和之
也又若如塤如箎古人比之兄弟之相和夫他音豈
皆不和而獨以塤箎言者他音一音各爲一節惟塤
箎二音同爲一節蓋同氣也大司馬韓公邦奇號爲
知樂其言亦然

般若菴

太平府般若菴太祖既渡江微行於菴欲借一宿僧

異而問其爵里姓名乃題詩於壁曰殺盡江南百萬
兵腰間寶劔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主只顧曉曉問
姓名後登極聞詩已無有旨鑰僧至京將殺之既曰
予詩何去之僧曰御製後僅有吾故師四句在焉問
曰何詩僧誦云御筆題詩不敢畱畱時常恐鬼神愁
故將法水輕輕洗尚有毫光射斗牛上笑釋之

偽仙詩

池州青羊宮石刻一律嘉靖間都御史劉大謨所刻
其跋云是刻如雷電鬼神變幻莫測却又不失六書
矩度信非異人不能九龍主人宜加呵護若爲飈車
羽輪輦去寧不或承之羞哉世傳詩爲陳搏所書也
其詩云仙境閑尋採藥翁草堂畱語數宵同虛傳山
下雲深處直與人間路不通泉引藕花來洞口月將
松影過溪東求名心在閑難遣明日馬蹄塵土中後
歎曰三清道丈玉皇舉人太和子書以予論之此好
奇而未仕者爲之也觀首云仙境閑尋末又曰求名
心在閑難遣明日馬蹄塵土中仙尙有此言耶况書
名特神其號尤可知矣但字體異常不知書者隨風

傳誦若謂不失六書矩度數語劉蓋欲欺世人不知
世有識者所笑多也至如虛傳來影數字因傳爲此
字未必真是也搨之露醜徒污紙墨見者自能別之

桑犬二詩

世傳吾杭少保于公題桑曰一年一度伐枝柯萬木
叢中苦最多爲國爲民皆是汝却教桃李聽笙歌題
犬曰護主有恩當食肉却啣枯骨惱饑腸於今多少
閒狼虎無益於民盡食羊意二詩不類于公本集之
句予問之先輩則曰聞有親筆於某家蓋句雖俚而

意則尙也似其爲人或不經意而云者若手帕磨菰
之詩亦然或曰犬詩乃先正李時勉者未知孰是

陳岳箕詩

金陵士友某一日召仙得詩云風露淒涼雨過天窻
踈有月到床前夜深不作紅塵夢註得南華四十篇
又云強胡擾擾我提兵血戰中原恨未平大厦已斜
支一木豈期長脚快蒼生某請書名則曰我二人前
陳搏後岳飛一仙遊一屈死生死雖不同然彼之清
風我之精忠今日同歸於不死矣偶同過此某又問

今秦檜亦托生否又書詩云自古奸忠同一死奸忠
死後各畱名奸忠總在斯文斷焉有來生與再生據
此雖非陳岳二公觀其詩文明爽氣健且有理致是
亦文名之士歟

洪武書目

痛三綱淪而九法斁無以新耳目而示勸懲首作大
誥二編欲戒後代人君臣民之愚痴作資世通訓以
禮樂不協於中成書曰大明集禮倣周禮而爲治天
下之宏綱作諸司職掌曰大明律曰大明令所以立

世法也曰洪武禮制曰禮儀定式所以詳世禮也清
教錄所以戒僧道也大明一統歷所以欽天道也定
字義書曰洪武正韻後以未當命劉三吾重編曰韻
會定正念農勞而命戶部計田之數以爲文武俸數
作省貪簡要錄見功臣器用踰制命翰林院考漢唐
宋封爵之數編稽制錄編歷代宗室諸王善惡者以
類曰永鑑錄後又有昭鑒錄編歷代爲臣善惡可以
勸戒者曰世臣總錄訂正蔡氏書傳名曰書傳會選
取大禹所敘箕子所陳有治道者作洪範註紀天

下道路者書曰寰宇通衢載文武官屬體統及簽書
案牘次第軍士月糧宿衛屯田者曰政要錄自敘得
之之艱難曰祖訓錄又欲貽孫謀以昭燕翼成書曰
皇明祖訓言喪服者曰孝慈錄取五經四書敬天忠
君孝親而成者曰精誠錄集歷代祭祀祥異感應可
爲鑒戒者名曰存心錄編漢唐宋災異應於臣下者
名曰省躬錄以致道德有註論語有解諸經元史有
纂至哉王心無一事不加之意也創業之君所以難
歟

菊花詩

清暇錄載黃巢下第有菊花詩曰待到秋來九月八
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
甲嘗聞我太祖亦有咏菊花詩百花發我不發我若
發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人看
二詩彼此一意成則爲明而敗則爲黃也予則以香
氣透長安不過欲竊據之意滿城盡帶甲擾亂一番
也巢之反果在於秋天兵敗士誠友諒與得大都之
日皆在八九月西風起時穿金甲豈非爲帝耶是乃

二詩之讖耳

塔下陳

弘治間海寧塔下陳玉善畫山水其父五十忽欲讀書坐閉一室晝夜不息者五年遂成詩人嘗題賈似道湖山圖云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意亦佳也據此人不用功耳

七修類藁卷三十七終

七修類藁卷三十八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李杜

古人論李杜無優劣故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此在後世觀之也玉屑陽秋皆輕議曰杜豈白所能望耶殊不知當觀其彼此自言可知矣杜言李曰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李白斗酒詩百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似皆重其才也李言杜曰醉別

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飯顆
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為問因何太瘦生只
為從來作詩苦似不過平荅而少譏之也意當時李
豪雋而才敏杜質樸而才鈍相會若有低昂也然則
底於成也同歸於極焉細而論之則有一勉然一自
然之分耳

樂府

予不知音律故詞亦不善每見古人所作有同名而
異調者有異名而同辭者又有名同而句字可以增
損者莫知謂何也後見元人周德清有作詞起例一
書然後知當同當異者自有數調句字可以增損者
亦有數調惜此書已少又雜記於眾詞名中一時檢
閱亦難也今特錄出以便觀覽庶使如予者可考焉
黃鍾水仙雙調水仙黃鍾寒兒越調寒兒仙呂端正
正宮端正仙呂祇神雙調祇神仙呂上京商調上京
中呂關鶴越調關鶴中呂紅芍南呂紅芍中呂醉春
雙調醉春

已上名同而音律不同者

黃鍾詞計三 紅錦袍納紅 綵樓春即拋 雙鳳翅即女 正

宮詞計四 靈壽杖即呆 伴讀書即村 黑漆弩即學 士

曲 六么遍稍柳 大石調計四 歸塞北即望 卜金錢即

問 催花樂即掃 蒙童兒即愁 小石調計一 青杏兒即

杏子亦入 仙呂詞計一 金盞兒即醉 中呂計五 紅繡鞋

履曲 喜春來即陽 朝天子即詞 蘇武持節即山 賣花

聲即升平 樂 南呂詞計六 一枝花即占 立鶴鳴即哭 採

茶歌即楚 草池春即闌 閱金經即金 翠盤秋亦入 中

葉 雙調計二 步步嬌即番 銀漢浮槎即喬 落梅風壽

陽 鴈兒落即平 沙 德勝令即陣 水仙子即凌 波

怨馬 殿前歡即小 鳳孩 滴滴金即甜 折桂令即秋 風

大春引 蟾宮 漢江秋即荆 荆山玉即側 搗練子即前

練 沾美酒即瓊 駙馬還朝即相 掛玉鈎即掛 醉娘子

即醉也 小拜門即不 慢金盞即金 撥不斷即斷 也不

羅即野 越調計四 調笑令即含 禿斯兒即小 寒兒令

即柳 三臺印即鬼 商調計一 梧葉兒即知 般涉調計三

詞 臉兒紅即麻 急曲子即促 耍孩兒即魔

五宮 已上名異而詞調同者

正宮計七 端正好 貨郎兒 煞尾 呂 混江龍

後庭花 青歌兒 南呂計三 草池春 鶴鶉兒

黃鍾尾 中呂計一 雙調計四 新水令 折桂令

梅花酒 尾聲

已上句字可以增損者

明唐詩人暗合

國初王元章書懷王子充郡齋偶賦詩意相同而韻止差其二可謂異矣及讀唐劉長卿餘干旅舍與張籍宿江上館詩韻同意同真可謂巧也又皆奇作特

錄於藁元章詩云世情多曲折客况自堪憐聽雨愁如海懷人夜似年草肥燕地馬花老蜀山鶉冷淡無歸計蒼苔滿石田子充詩云宦况真蕭索虛齋足自眠思親懷愛日閱史記疑年白髮生愁後黃華立醉邊風流陶靖節輸爾早歸田劉詩云搖落暮天迴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隣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詩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

宋徽宗畫詩

夏忠靖公咏徽廟墨竹曰寶殿無心論治安碧窻着
意寫琅玕枝枝葉葉真瀟灑爭奈金人不愛看此責
徽宗之不君也國初張來儀咏其折枝桂曰玉色官
瓶出內家天香濃浸月中葩六宮總愛清涼好不道
金風捲翠華此責高宗之不子也又忘其名姓者咏
其石榴曰金風吹綻絳紗囊零落宜和御墨香猶喜
樹頭霜露少南枝有子殿秋光此言南渡得人有惜
之之意然三詩皆有含蓄後二詩琢句尤工

楊少卿詩

天順間南京大理少卿宜興楊公復每令家童於玄
武湖埽取萍藻以食豚海虞吳思菴訥時握都察院
章以其密迹聽事拒之楊作小詩送云太平隄下後
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
好撐船至今傳爲笑柄鄙吳而予楊也予以思菴誠
寬大而不咎使當時卽寫此詩易以己名復送於楊
楊何顏哉此正楊公代吳之作也其與鑽核較籌者
何異哉况後湖朝廷所禁今人反以抑吳豈以楊有

能詩之名而然邪

祖述工拙

東坡洗兒詩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悞一生
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公卿吾杭先輩瞿存
齋宗吉一詩云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
筆端花與胷中錦賺得相如四壁空其意本東坡洗
兒詩來然自慨不露圭角似過東坡又東坡白髮詩
云人見白髮憂我見白髮喜多少少年人不見白髮
死昨見說郭載一詩亦似過之勸君休鑷鬢毛斑鬢

到斑時亦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西風吹送北邙山
又宋淮南關帥夏貴降元後四年卒有人贈詩云自
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
有弔墓者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
萬代名不朽此二詩亦雖本同一意而辭意婉轉深
懇又自各妙也

竿技詩

石林詩話載晏元獻題竿技詩書於中書廳壁云百
尺竿頭裊裊身是騰跟掛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

抱甕區區亦未貧荆公他日復書一詩於後云賜也
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
甕區區老此身但記二詩不言所以予以二詩正見
晏乃質實而王好更張者也二公心地卽此占知矣
又韓侂胄見弄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使
姪賦之姪曰腳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
然線斷兒童手骨肉俱爲陌上塵韓不久禍作宋趙
南仲以誅李全功見忘於鄭清臣史揆每左右之得
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邊面赴鎮之日朝紳
餞之適有呈竿技者曹聖賦詩云又被鑼聲催上竿
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著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
看後師果敗皆詩識也然曹漢二首其辭皆有晏意
但各用事不同韓詩題雖非竿技義則一也然實得
幾間之情惜不知名也故併及之

鄮字四音

鄮字一則盱切爲贊一才何切爲醯一祖管切爲纂
一祖丸切爲攢今因蕭何之封讀之者不同各執以
爭是非殊不知四音皆是惟醯字者縣屬沛國蕭何

初封之邑贊字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二音可
加於蕭何餘非其宜究而論之又惟讀醴字尤當也

掘塚歌

掘塚歌清江范德機作也范以閩州歌并此皆爲風
俗所興而閩州者因得上聞故著名史冊且爲一代
詩人不知掘塚歌則繆理太甚歌云昨日舊塚掘今
朝新塚成塚前兩翁仲送舊還迎新舊魂未出新魂
入舊魂還對新魂泣舊魂丁寧語新魂好地不用多
子孫子孫綿綿如不絕曾孫不掘玄孫掘我今掘矣

良可悲不知君掘又何時據歌曾孫不掘玄孫掘則
人決不用子孫亦不用墳墓矣予意換中二句數字
可也如曰好地還用好子孫子孫綿綿多頑劣曾孫
不掘玄孫掘斯義方妙其閩州歌乃革男子繡文之
弊者予三十年前嘗見其地繡文之妙始知蓋亦有
所傳云

吾子行詩

吾杭吾子行好古博學尤精律呂當時後世如趙子
昂宋景濂輩無不稱仰者惜其死於非命其著述亦

多詩則未嘗聞也予於舊杭誌中得其二首今錄示
人則又惜死於無窮也柳枝詞云一逕梨花過雨露
日華浮動碧絲簾軒前插徧垂楊柳看舞春風入畫
簷又答沈堯道贈梨花云山中折花搖白雲一枝贈
我寒食春薄簾隔晴不須捲恐隨蝴蝶飛成塵

白沙詩

世以陳白沙非知詩者而麓堂詩話載其題匡山大
忠祠之詩曰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世
亂英雄終死國時來 亦成功身爲左衽皆劉豫

志復中原有謝公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岳王
宮又以謂深知聲律者殊不知昔之所傳非今之所
刻蓋今選解其詩者祇欲遵其道統不復以詞章爲
重故於近體有蘊藉者不錄却以似禪而難通者往
往錄出解以己意人之見之莫怪其爲不知也如張
帆海上回帆掛缺橋樹驚起白蝦蟆跳上飛雲去又
曰半酣發浩歌聲光真朗徹是身如虛空樂矣生滅
滅不知蝦蟆跳飛雲是何所喻而生滅滅又何所解
通本未可一二數也反於外傳隻句中儘有詩句如

仲尼不作周公夢天下誰嗟吾道衰又曰一春花鳥
篇章廢萬里雲霄羽翼孤何嘗不佳此選詩者之過
不思程朱何嘗不作近體誠可笑也大都白沙是任
道豪傑惜流於禪若指刻集謂之詩教恐亦難也

七修類稿卷三十八終

七修類稿卷三十九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蘇若蘭織錦璇圖詩

幼聞秦竇滔之妻蘇若蘭有織錦璇圖詩言止八百
而詩可讀數百首予以此特假文逞技殆玉連環錦
纏枝之類歟又聞成化間北海仇東之色界句分其
圖成詩二百六十篇心雖異而猶未信也及見衍聖
公藏本載唐則天氏記云可讀二百餘篇遂按圖求

之止可初讀數首而已後見宋刻黃山谷序者云楊
文公讀至五百餘篇題曰千詩織就迴文錦如此陽
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竇連波據是
可讀千首矣予驚且嘆曰是何女子之慧哉殆鬼工
耶抑仙才耶古今才子亦有是思也耶不可得而知
也又二十年復得一本乃皇朝起宗和尚經禪之暇
紬繹是篇分爲七圖一百四十七段得三四五六七
言之詩至三千七百首星羅棋布燦然明白某王府
從而刻之并具讀法然其文之故典人名古詩程語

絲紛網結雖錯雜聯絡而音律暢協反復成章也已
七言雖似牽強而三四六言宛若天成者多矣嗚呼
蔡琰崔鶯不過一文婦耳世傳慕之非以其行也若
蘭史載烈女文無可匹真天壤間之異人耳每詢士
夫圖亦罕見况知其事者乎特序而志之於藁畧少
抑揚使他日讀者亦默而識之也

夾城八景詞
吾杭市井夾城巷口其一也永樂間其地有翰林侍
講王希範洪號毅齋一時學士推重之朝廷亦尊寵

一仙樂名三十一
焉疾也賜藥卒也賜棺惜四十二而終嘗以其地爲
八景作卜算子八章成化間仁和教諭臨川聶大年
亦有聲當時者又每題作臨江仙一章皆工緻也然
王聶二集少刻板志收亦不全今錄於藁

大圖夾城夜月

孤月泛江秋露下高城靜期着佳人夜不來坐轉霜
梧影吹徹紫鸞簫寶篆烟消鼎桂子飄香下廣寒銀
漢秋波冷

陡門春漲

驚雪噴高崖雷響青天曉剛道吳胥駕海來勢壓滄
溟小兩岸是漁舟潑亂飛春鳥須信神魚去不畱五
色祥雲繞

半道春紅

宿雨漲春流曉日紅千樹幾度尋芳載酒來自與春
風遇弱水與桃源有路從教去不見西湖柳萬絲滿
地飛風絮

西山晚翠

斜日照疎簾雨歇青山暮白鳥鳴邊一半開香靄和

烟度樓上見平湖影隔青林霧吹斷鸞簫興未闌月
照芙蓉露

花圃啼鶯

旭日照花林鶯囀春風早一片紅雲暖不開無奈春
聲攪乘興且閑遊莫待韶華老隨意飛紅點綠苔休
着家僮掃

臯亭積雪

積玉映空青蓬島人間近珠樹瑤花滿眼閒縹緲仙
臺影便欲跨青鸞直上三山頂鶴竚披雲看下方月

白銀河冷

江橋暮雨

浙瀝帶秋垆兩岸蒹葭響何處漁舟暝未還隔浦聞
清唱撩亂下枯槎一夜苕溪漲天目應添翠色重回
首看晴嶂

白蕩煙村

綠竹繞清流草舍人家遠幾處牛羊晚下來烟外聞
雞犬禾稼滿秋原路向桑麻轉簫鼓從教樂社神歲
歲長相見

已上王詞後聶詞也

萬里碧霄雲散盡長天孤月流輝城陰空澗柝聲稀
試登高處望露濕五銖衣 不見遼東華表鶴人民
昔是今非驚烏三匝正南飛銀河風露冷騎得彩鸞
歸 夾城夜月

西北城闌如鐵甕夜來春漲崩奔驚濤拍岸撼崑崙
桃花三級浪何處覓桃源 彷彿鴟夷乘白馬湖頭
日落雲昏瀆祗川后亦消魂琴高騎赤鯉隨水到龍
門 陡門春漲

記得武林門外路雨餘芳草蒙茸杏花深巷酒旗風
紫驢嘶過處隨意數殘紅 有約玉人同載酒夕陽
歸路西東舞衫歌扇繡簾櫳昔遊成一夢仍問賣花
翁 半道春紅

一抹夕陽伍遠樹分明翠斂西山蒼蒼松檜鎖禪關
踈鐘殘磬裏倦鳥亦知還 谷口樵蘇歸路晚六橋
流水潺潺行人指點有無間天風吹散盡露出豹文
斑 西山晚翠

芳圃萬花圍繞處嫵紅晴點香泥金衣公子羽毛齊

爲憐春色好終日往來啼
記得早朝花虛散金河
草色淒淒數聲只在御橋西
東風回首處香霧滿長堤
花園啼鶯

昨夜孤峯如潑翠今朝玉立巒
瓊林琪樹間琅玕
蓬萊塵世隔弱水竟漫漫
玉宇瓊臺千仞表羣仙
飛珮驂鸞不知何處倚闌杆
洞簫吹一曲鶴唳不勝寒
阜亭積雪

一葉漁舟吞暮景夜來江漲平
橋蒹葭兩岸響蕭蕭
水村煙郭外隱隱見歸樵
鴻鴈欲歸愁翅濕誰憐

萬里雲霄空濛山色望中遙
鐘聲何處寺白鳥沒林腰
江橋暮雨

北郭秋風禾黍熟牛羊晚食平
田一村桑柘起寒烟
田翁邀社飲擊鼓更燒錢
處處雞豚泥飲罷瓦盆
濁酒如泉往來東陌與西阡
雖言淳樸俗自有一山川
白蕩烟村

子昂探梅詩

予過演福寺僧房見趙魏公子昂親書探梅訪僧一絕句云輕輕踏破白雲堆半爲尋僧半探梅僧不逢

一修卷之三
今梅未放野猿笑我却空廻惜公松雪集中失載今寺已爲墳地不知此紙存亡也噫

甫似審言

揚萬里序杜審言集謂其祖孫詩句相似者數處不知尤有極似者如日氣抱殘虹即日射江樓霧氣黃明年春色倍還人即錦江春色逐人來如八荒平物土即八荒開壽域如伐鼓撞鐘驚海節撞鐘考鼓天下聞如去歲茲辰捧玉床五更三點入鷓行即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玉床

武后制字

唐史載武后制字十二而天壑地壘照囙日囙月○
星風君思臣廡幼廡載年而正却無釋文而後山
叢談中又多廡初整證釐授庄仁壘聖囙國囙生七
字及讀通志止是十八字而無君仁幼三字却又益以肅戴字重一正正字總計則又二十字矣書且不
同六書本義亦以此產字爲武后星字似此增損書
訛恐後人所傳之不一且天作而日作囙並篆文也
年作垂正作缶亦有作正者授作釐亦有作穰穰者

國作因亦有作因者地字籀文亦有作坐者星字崔
希裕纂古而作然又非武后所創可知或武后當時
所載人自不考遂以謂其創也若以據史止十二字
則黃林雲華嚴經跋云武后有證聖等字乃桓彥範
署名親校者是出十二字之外矣但因古所有而傳
寫不同今則據其所同者書以釋之於右

箕詩題蕉

舊聞有人召箕仙赴詩以芭蕉一葉置袖扣之箕寫
一詩云袖裏深藏一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
聽西窗雨欠滴瀟瀟一二聲可謂甚妙此必生以詩
名世者可與八殺之詞類耳

廢主詩

梁簡文帝爲侯景幽於永福省將崩詩云寶劍藏龍
匣神龍逐陸居有意聊思句無情堪著書湘東王被
害時詩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
封禪時北齊高歡後主爲周滅時爲詩曰龍樓絕行
迹鳳闕求無因獨知明月夜遙想鄴城人李後主歸
宋後念嬪妃散落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

一仙卷之三十一
珊瑚衾不奈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數日後下世楊薄爲徐知誥逼遷於江南時詩云烟凝楚岫愁千點雨洒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獨坐細思量宋徽宗在北時詩國破山河在人非殿宇空中原何日事搔首賦車攻投老汗城北西江又是秋中原心耿耿南北淚悠悠嘗膽思賢佐願情憶舊遊故宮禾黍遍行役閔宗周又杳杳神京路八千宗祧隔越已經年衰殘病渴那能久辛苦窮荒敢怨天石六主所咏雖有高下皆非聞墓聲而問公私黜大臣而不知者甘於困辱而不能死社稷此帝王所以貴德而不貴才云

富字義非

敖方伯英綠雪亭雜言儘有高論但論富字曰古人惟貴務農故富從田田從一口者有田之人又貴食之者寡也理雖是而字義則非也蓋說文富曰備也廣韻曰豐於財也厚也禮記祭義註曰臣能世祿曰富未嘗以田字起義而貴人口之寡真可笑也若貧

字則如敖解蓋分貝則貧故說文云財分少也而敖何不證此

湯盾績

天順間錦衣指揮湯盾績信國公孫也志大言大武畧少可而詩文亦稱是徐武公李文達當國曲意承奉徐則以爲狂生李見其有大志且通文墨亦重之也每自言士不脫穎而出何見其才使某獨當邊方一面必有可觀李因薦爲叅將守邊一日與友人正飲聞敵人牧馬城下遂勒兵出語友曰某擒此胡來

飲不意胡人大至湯兵寡無援胡直前一箭而斃時人遂傳曰湯一面湯一箭數月後口外通州驛天色將暝忽有兵官騶從甚盛來坐中室令免供具但索紙筆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吏候起寂然無聞開門惟見壁間一詩云手提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腮胡馬踐來頭似粉老鴉啄處骨如柴交游有義容揮淚弟姪無情不舉哀血污遊魂歸不得幽冥空築望鄉臺一時哄然人以湯素好怪而死亦有怪焉殊不知盾績素已用物多而取精宏矣又一旦卒然而

死氣血壯盛精靈不散魂魄安能無此耶但鬼有形而詩有跡亦可異也

賦新月詩

盧多遜當直宋祖命賦新月詩限用些子兒詩曰太液池邊玩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此見后山詩話錦繡萬花谷獨載其詩後二句云誰家鏡匣參差蓋露出楞邊些子兒尤覺善狀王禹偁當直亦賦此限敲梢交韻詩曰禁鼓樓頭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梢誰家寶鏡初磨出

玉匣參差蓋不交古人以爲模多遜之句也殊不知二詩皆祖襲老杜塵匣元開鏡之句耳桐江詩話禹偁又作曹希蘊余忘年友處州王義中少時同余夜坐因新月語此二詩明日王呈一詩云風外空傳藥杵敲雲邊微見桂枝梢定疑今夜蟾蜍小含出明珠口未交余訝之以其他日必成大名惜爲弟子員不久下世至今夢寐常思之

七修類藁卷三十九終

七修類稿卷四十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龍睛

吳友叅將萬民望乃祖寧波衛指揮也弘治間聞倭登岸因乘舟哨海夜半見二紅燈漾空而來以為倭船也遂彎弓射中其燈不知乃龍睛頃刻波濤洶湧出海軍舟俱沒焉至今逢此日則海中惡風大作遇陰雨之夜紅燈止見其一土人因知此龍記時厄之

所致也跡其所居洞出海島春夏開洞傍蠅蚋擔集
腥惡之氣不可近予嘗見行都紀事云武康鴉髻山
龍洞塢每遇陰雨之夕有紅燈見焉相傳以爲寶珠
此非其龍乎

捕魚法

每見漁人貯螢火於猪胞縛其竅而置之網間或以
小燈籠置網上夜以取魚必多得也以魚向明而來
之故因記憶一書云猢猻毛置魚網四角取魚必得
蓋魚見之如人見錦繡也又有云燕肉水族嗜之釣
者多以此以火觀之此或有驗又墨客揮犀云向網
念揭諦呪七遍則使魚人終日無獲且證其人焉但
皆未試耳噫二者生殺之情不同惟人自處

神童對

閣老李西涯學士程篁墩成化間各以神童舉於京
方朝見適直隸貢蟒至焉英宗卽出一對試之云蟒
蟒渾身甲冑程對曰鳳凰遍體文章李對曰蜘蛛滿
腹經綸後西涯入相而經濟天下程則終於學士以
文章名世然偶爾一對而終身事業見之也

陶懋學

直隸寶應縣成化丁酉貢士陶懋學善詩畫既不輕畫忤當道又不拘細行後竟以此連坐罷退余多見其畫可謂神品世誠重之有水墨水仙花自題絕句於上云此心不愛牡丹紅托跡梅花樹滾東大袖郎當霜雪冷也應回首藉天風予以此詩其懋學終身之識乎今寶應志貢士題名中既無世遠人或不知識之

張浩

張浩桐鄉皂林人也身幹短而膂力絕人其地有菖蒲庵庵前石獅重七百斤可持以行有二北僧在庵相撲浩旁觀竊笑之僧遂拳浩浩應手擊僧足於空中問欲東耶西耶僧忙然稱師下拜漁舟數十取魚於浩門之灘浩斥之使去漁人不理而浩擲石破其舟衆漁起岸欲其償舟浩奪漁人之竿一拉而數十人爲之墮水衆方呼號適嘉興府同知伍公文定提兵東征聞之召見曰汝可與我吳將軍對乎吳蓋北人長大而多勇力乃巡檢之子伍取偕行者也浩諾

之因命各負舟上鐵錨以試其力吳則雙手舉起而
浩則挈以登岸伍又曰汝二人可相撲乎吳遂爲浩
因氣阻舌出脇爲之傷伍因曰吾欲用汝汝可喚家
人來對曰止有祖母不可出也因召其外祖與銀一
十兩命代養之後至開化殺賊甚衆賊懼以計創死
然平日獲賊之馬數匹紀功受賞銀牌數面伍公後
俱帶回與其家

娑羅琪樹

俗以月中桂爲娑羅樹而歐陽咏之亦曰伊洛多奇

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容齋隨筆
引證雖多由未親見徒使觀者尙疑故自云所謂七
葉木未詳也殊不知七葉木卽娑羅樹歐陽定力院
七葉木詩與梅聖俞送韓文饒宰河南詩曰主簿堂
前七葉樹皆是此耳蓋此木每枝生葉七片花如栗
花酉陽雜俎云花開如蓮非也今南都弘濟寺前有
二株大可二圍永樂間三保太監西洋帶回之種子
友王水部曾得孫枝帶回今已把矣唐李邕作娑羅
樹碑記有惡禽不集凡草不庇東瘁則青郊苦而歲

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以今驗之婆娑蔭蔚
而下無草矣惡鳥不集與瘁茂之事不知亦必有據
云然又琪樹道經往往稱仙境之木而詩家亦用爲
仙樹故孫綽天台賦有琪樹璀璨而垂珠蔡隱邱亦
曰山上天將近人間路漸遙誰當雲裏見知欲度仙
橋是以人間無者也予觀山海經曰崑崙之墟北有
珠樹琪樹而六朝事迹載寶林寺法堂前有琪樹梅
摯有詩曰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
想誌公遊則知實有是樹矣今乃稱奇頌異以二樹

非人間所有豈非亦由多生植於仙佛之所好事者
因神之耶

王孔多壽

成化間濟寧人王士能年百二十三歲嘗聞少卿都
玄敬云其人似四十者問其致壽則曰無他術但不
食肉不知數不爭氣不妻妾日啖一餅而已近北京
有孔無似者居良鄉家事之四代矣自言四百歲聞
御史金燦嘗暑天與之飲食見其食之無節遂至吐
瀉予以二人必皆有術之士王言數事見其延壽之

道此乃欺人也不然愚能言之如是乎孔之妄啖而吐瀉亦故爲是省御史窮究其術也

子畏詩識

唐寅字子畏吳縣人博學有逸才詩文多婉麗爲人放浪不羈晚年漫不經思失之熟俗弘治間省試南都第一試禮部爲市科目事速繫而歸歸又緣故出其妻初爲諸生時作俵俵詩云俵俵莫怪少時年百丈遊絲意惹牽何處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程兩袖黃金

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豈非詩之讖乎予嘗見其與文徵明一書其情悲慘其文炫然使得位成名當數爲吳人第一惜身不檢而遂致淪落其私印有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又有龍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隊裏醉千場又曰普救寺婚姻案主者觀此可知矣

待友厚薄

弘治初教職彭民望湖廣人也有學而老貧謁故友於京不遇回閣老李西涯以詩寄云斫地哀歌興未

一但英華卷四一
闌歸來長缺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
亦寒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
淹留地慚愧先生首藉盤彭讀之潸然淚下西涯載
之已集嘉靖末客有與成國公厚者然特與飲食而
已子友俞院判見客衣敝寄詩云長安車馬自肥輕
獨爾鶉衣冷不勝聞說孟嘗多好客好將心事托平
生成國聞詩特送衣一篋又陸叅政孟昭嘗送客出
門偶見丐者於道側公熟視令閹人引進語夫人曰
門外丐者絕似吾少時友某人令人問其姓名果其

人也公卽出持其手曰子何一貧如此乎遂令其浴
易其衣與之共飲食者旬餘其人感謝去公親送至
一室曰吾爲子置此矣室中器用俱備又遺米十石
白金十兩語之曰聊以此爲生毋浪費也吳人至今
傳爲勝事予以成國武人尙能義激與衣西涯身處
禁院豈不能扶持一友哉彭必不與之厚亦有激而
云也若叅政公之事古今少其人嘗親目宦客見故
親戚朋友貧賤者不能振拔反恥笑之是無仁義之
心者哉噫

聲音文字統

聲音文字統計百冊國初餘姚古則趙先生撰也書學至趙爲極精趙成此書爲至備作亦不易成也當時獻之於朝藏之木天正統間修書中官夾借與中書舍人姜立綱遂失全集閣中止遺目錄數本邱文莊見而恨之批書尾曰盜此者當身首異處予嘗聞之長老如此昨會侍御張鳳溪云同年蕪湖周少叅易任溫州通判時立綱之孫有事於周已送此書周不知其所以因古則問於中書謝大中大中餘予始姚人

信前聞不誣苟有少叅相知勸其進之於朝此合浦之還珠也庶不負古則平生精力

沈氏藥

元末嘉興桐鄉縣後朱村徐通判素慕洞賓朝夕供禮一日疽發於背勢垂死猶扶起禮之如昔偶見爭水盂下白紙一幅視之有詩云紛紛墓土黃金屑片片花飛白玉芝君主一片臣四兩調和服下卽平爽意其仙方然不知何物爲黃金白玉乃召仙以大黃白芷爲問仙曰然服之果驗後以之醫人無不效徐

無子方竟傳壻沈氏至今沈以此治生數百里來貨藥者無虛日族大而分數十家惟嫡枝居大椿樹下者藥乃驗沈子嘗從吾友俞院判學嘗聞其藥今加川山甲當歸鬚金銀花矣然大黃既多以下為主不問陰陽之毒而投之恐亦有害者然源源往醫又獨於椿樹者驗豈非天固與之歟

寫字誦經

洪武中松江孫道明屠兒也每借人書坐肆中且閱且寫密行楷字積寫千餘木也至今人家書本後有孫道明識字正緯中蘇州有僧名道昂人間所念佛經無不背誦惟華嚴經畧少番閱亦如水注豈非性好而心靜所致

顧陸李三子

元末吳人顧阿英陸德原李鳴鳳皆富而好古亦能詩文至今有膾炙人口者一時名士咸與之遊名振東南顧有三十六亭館陸之治財者沈萬三秀也李嘗助太祖軍糧二萬斛入國朝顧削髮爲僧陸爲黃冠李挈妻子家資浮海去俱懼法而避之惜哉

沈陳兩進士

成化初仁和解元沈繼先莆田陳音俱登黃甲就書
覃思外務不知也沈嘗見人軒上彎椽則曰山中有
許多彎木耶聞鶯聲則曰說何話耶子以此卽晉帝
聞蛙而問公私者何異陳嘗訪人與者問所往則曰
去去久於街不得其門與人竟歸陳步入見其妻曰
汝何在是子以此卽北齊劉臻回家子迎而曰汝亦
來耶皆切對也不知其穎悟獨在於內何也

元鎮二香

元末倪瓚字元鎮無錫人也性好潔有逸才詩畫似
其所居有清閟閣雲林堂多蓄古書畫奇玩家亦
富焉惜品高而不知時張士誠之弟士信聞其名使
人送幣求畫元鎮裂其絹素且罵之士信一日與諸
文士遊太湖聞漁舟有安息香意必有異人急傍乃
元鎮也士信卽欲手刃賴諸文士勸止猶鞭背數十
入國朝盡散其產奈何不過其稅而催科者集其室
逃入蘆洲蕤龍涎以自適因香被執囚於有司每傳
食命獄卒舉案齊眉卒問其故不答旁曰恐汝唾沫

及飯耳卒怒鑽之湯器之側衆雖爲祈而免憤哽成疾今人以漁舟之香爲祥止庵太祖因得而誅以元鎮爲太祖投之廁中皆非也

文誰第一

太祖嘗問誠意伯當今文章誰爲第一劉以宋景濂爲對問次則曰臣不敢多讓予竊以本朝稱三先生爲首乃宋劉方正學也故近刊三先生文爲一冊此則論其國初可也然三人當又以劉爲首宋次之方誠爲正學之人恐文又不及二公矣宋雖富贍博雅

故當一代制作奈格弱語漫揚鍊厓之言誠是劉文旣雄且深又况畱心術數之學不屑屑於文者清溪暇筆不知劉有十書之多而云所作無幾又在宋下是未知二公者也

武當殿像

太嶽太和山玄武修真之地也以非玄武不足以當此山故曰武當今崇奉爲宮殿觀祠者三十六焉絕頂治銅爲殿飾以黃金範金爲像照耀上下皆我太宗文皇帝之剏建也至若太和宮之聖像從官皆銀

爲之而飾以金神帥十人皆銅爲之而鍍以金玉虛宮之聖像與從官者皆銅而金鍍之水火二堂以銀以銅各從其像其供器銀鍍金者十有四銅鍍金者二十有二此憲宗皇帝之所範也一得於太宗道宮碑文一得於憲宗神像之記世人不知咸以武當金殿聖像種種皆黃金非也

胎語

河南開封府有丹容之婦懷娠甚巨動躍間似雙胎也丹容語婦曰若生二男當名虎四兒虎五兒一日

欲出而天若雨狀謂妻曰晴履可耶抑雨具去可耶妻未答則腹中朗應無雨丹容驚懼曰汝何人則曰虎四兒也言未竟又聞聲曰雖不落也有幾點丹容曰汝又何人則曰虎五兒也自後凡有言無不驗一日謂丹容曰汝所爲竟鍊不成必須爐如何置火如何候藥如何辦又曰如何如何乃毛也如何如何小點化如何如何大點化待吾母爲之可也丹容遂如言行之火然硫黃偶客至門室既不深廣而客又不行其婦與二兒俱曰黃氣迫人奈何奈何至夜薰蒸

死世今有小點化之術謂其傳也予則以為豈非天怒其泄故欲滅其口耶然亦不知何妖也

鈎吻

嘗聞黃精中有物切肖食之立死疑以人必不可食矣此妄言也後讀郁離子云陰谷有草狀如黃精背陽而生入口口裂入肉肉潰名曰鈎吻無求美弗得而為形似所誤又疑此草固形如黃精安得取精者特雜以害人耶及遇取黃精者親言黃精苗青白葉似杏根似薑而長又一種與黃精同穴對待而生苗

青黑葉似杏而尖處有鈎根切似黃精名曰鈎吻俗曰斷腸草真能殺人偶爾有之也取時即棄去而後知之真也因憶博物志曰太陽之草故曰黃精天老曰太陰之精名曰鈎吻是二物性不同矣且本草云精味甘吻味辛又何同穴對待而生耶意者陽極陰生離間有陰之故陰則惡矣故殺人

肅愍之識

正統間仁和林草布衣也乃少保于肅愍之瓜葛初學書累欲于公援入中書科而未得一日公語曰明

日欽考中書汝但楷書大明一統聖壽萬年八字而已林如其言時閣下先生見之雖不滿其字之不善不敢言其不佳也遂置上等嗚呼于公忠猷才畧著于史冊大矣此細事之識亦過人遠矣

鬼神懼威

嘗聞嘉興有焦通判陝西人其叔焦三有子病痘求救於城隍不應擊敗神額其妹乃王妃也一時頭痛難忍夜夢城隍告以兄擊額事妃曰兄過何爲罪我耶城隍曰彼凶狼難近又盛都御史景謫官古田時

欲拆土地一祠夜夢神告曰子血食有年且無過失公何欲毀之盛愈以爲邪遂拆之後夜神復托夢於鄉官某祈其再立某詰曰何不訴之盛公乎神曰彼威嚴難干也據此二事人有福祿行雖無禮鬼神亦懼况行得其正者乎若今兩場不時爲守令者未見能詰犯於神豈其心有私耶

茄

廣東茄子宿根二三年枝幹如樹以梯摘之直待樹老子少方伐焉北方之茄雖大非若廣之爲樹蓋茄

種原出廣南也

陳節齋

女翁之姑丈陳節齋仁和人也少好學一日貨得書一冊自是厭禳之術動鄉里欲益人買賣則至其家或焚符馬於大門或易香爐於家堂則肆中人集如市矣或怒人薄已則往過飲食其家至夜門戶自開厨灶不寧矣正統卽位詔至杭節齋見之謂所親曰似欲再做一遭皇帝景泰間京軍來勦處州葉賊杭人多畏其擾害但求符燒於門外者軍過並不肯進

有指揮某素與之交欲避從征之役彼云汝第去至某地假以墜馬爲辭告於主帥必可歸指揮如其言果然常懸小像于室一日女夫同兄至其家妻畱中飯陳歸見像上有墨畫二條驚問曰今日何人到此妻答以女夫弟兄遂頓足曰無能爲矣無能爲矣當急辦後事不旬日果卒卒之前夕召女翁囑其後事并付其書其後女夫之家雷聲常繞屋頂衆意蓄書故也因焚之遂絕

崇嘏

五代王衍時有臨邛女黃氏能詩托名崇嘏以詩謁
蜀相周庠周庠收爲府掾明敏多才庠欲以女妻之
嘏復以詩辭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
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
操挺志堅然白壁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
男兒庠大驚乃問其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元未從人
惟老姥同居一貧如洗故時人羨其貞潔書入五國
故事子以此黃女特爲才使而不知閨門之道者必
不潔也無故而僞爲男子上詩一不潔也服役爲吏

周旋於男子之中二不潔也事露而不能告求所願
復以詩戲三不潔也何謂青松白壁之操耶故先輩
云文章本是男兒事女子能詩也不高若國初蜀之
保寧韓氏女者因孤遇明玉珍之亂恐爲其掠也托
名男子從軍往征雲南七年往返遇族叔而後明其
事以歸此然後謂之貞潔所以收入國史

土乘氣

子嘗掘地出土而成坎矣後因無用復以其土築而
實之則耗四之一矣深求其故蓋萬物藉氣以爲質

一動則氣泄氣泄則質爲之損也

土乘水

七修類稿卷四十終

